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历史语言学上的两个贡献

——纪念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诞辰1000周年\*

陈保亚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比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更早地讨论了方言或亲属语言间的语音对应现象,并讨论了双语现象和双语干扰问题,注意到语言接触也会产生语音对应的现象,因此没有把对应现象当作确定同源的惟一标准。他的同源判定依赖了文化和民族方面的证据。

关键词:突厥语大词典;比较语言学;语言接触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06)04-0142-02

语音对应规律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判定同源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石,语言学家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18世纪欧洲学者琼斯(Jones)到印度工作时,发现梵语动词词根、语法形式跟希腊语、拉丁语很相似,断定它们同出一源。当时琼斯并没有讨论语音对应<sup>[1]</sup>,所以我们可以说18世纪的印欧语言学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对应观念,或者说对应的观念当时还不成熟。施勒格尔(Schlegel)才正式讨论了对应问题,并列举这样的对应实例<sup>[2]</sup>:

Latin	Gernanic
p	f
c	h

施勒格尔讨论对应是在1808年,我们注意到,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施勒格尔之前700多年就讨论了语音对应现象。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说:

乌古斯、齐普恰克和苏瓦尔人将词首的m变为b。如:突厥人说“mäen bArdim 我去了”,他们则说 bæn bArdum;突厥人称“肉汤”为 myn,而他们则说 byn(《突厥语大词典》汉文版34页)。

现在我们从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多选两个实例,把突厥语和乌古斯语几个对应列表如下(见表1)。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还有很多突厥语各语言的对应实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对应不是相似,所以应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例,穆

罕默德·喀什噶里正是这样做的,他的对应不是相似。

表1 突厥语与乌古斯语语音对应实例

	突厥语	乌古斯语	汉语
m~b	mæn bArdim myn	bæn bArdum byn	我去了 肉汤
t~d	tævæ øt	dæwæ ød	骆驼 洞、孔
d~t	bygdæ jigdæ	byktæ jiktæ	匕首 沙枣
v~w	æv Av	æw Aw	房子 狩猎

根据罗宾斯(Robins)的研究,但丁(Dante, 1265—1321年)在《俗语论》中辨认出三种属于欧洲的语系,即日尔曼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从罗宾斯给出的资料看<sup>[3]</sup>。但丁应该涉及到了语音对应的一些问题。由于前面我们提到琼斯还没有系统形成对应的观念,因此从但丁开始涉及的对对应研究可能不会很深入,否则应该对琼斯产生影响。当然还有一种比较小的可能,琼斯没有看到但丁的著作。即使承认但丁在语音对应问题上有比较深入的论述,从但丁生平年代看,但丁关于语音对应的论述也比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论述要晚2个多世纪。可以说,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之一。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关于语音对应的观念和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不完全相同。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只断定有同源关系的方言之间或亲属语言之

\*收稿日期:2005-10-25  
作者简介:陈保亚(1956—),男,陕西宁武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语言学研究兼职研究员,从事语言学研究。

间的基本词汇有语音对应,并没有断定两个语言之间的基本词汇之间有了语音对应必然同源。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注意到突厥语与和阗、坎切克语有如下对应(见表2)。

表2 突厥语与和阗、坎切克语语音对应实例

突厥语	和阗、坎切克语	汉语
AtA	ḥAtA	父亲
AnA	ḥAnA	母亲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认为h是突厥语中没有的音,所以并不认为和阗、坎切克人是突厥人。与此不同,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除了断定有同源关系的方音之间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基本词汇有语音对应,还断定两个语言之间的基本词汇之间有了语音对应必然同源。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看待语言的接触。我们曾经通过语言接触的追踪分析断定语音对应是判定同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有同源关系的方音之间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基本词汇一定有语音对应,但两个语言之间的基本词汇之间有了语音对应不一定必然同源<sup>[4]201</sup>。19世纪的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仅仅通过语音对应断定梵语跟希腊语、拉丁语同出一源,在方法论上是不充分的。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有阶分析的方法支持梵语跟希腊语、拉丁语同出一源的结论<sup>[4]107</sup>,并不等于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是充分的。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没有完全根据对应判定同源,跟他注意语言接触并观察到双语现象有关系。突厥语分布在丝绸之路之上,必然要和很多异源语言接触。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讨论了语言接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双语现象。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学者似乎没有像穆罕默德·喀什噶里那样来考虑接触和双语、对应、同源的关系。甚至到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接触和双语、对应、同源的关系也没得到认真讨论。现代关于语言接触研究表明,双语现象是语言接触的关键,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要取得突破必须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可以说,穆罕默德·喀什噶里也是语言接触研究的先驱之一。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判定突厥语和乌古斯语有

亲属关系的根据之一是民族和文化方面的,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说:

突厥人原为二十个部落。追根溯源,他们的祖先是真主所器重的先知挪亚之孙、雅派司之子突厥。正如罗马人是真主所器重的先知易卜拉欣的重孙、易司哈格之孙、耶稣之子洛摩罗斯的后裔一样。每一个突厥部落都有很多的氏族,他们的数目只有伟大的真主知道。我只收录了根系部落,而略去了他们的氏族支系。鉴于人们需要了解乌古斯土库曼人,所以我列举了他们的氏族及其牲畜印记(《突厥语大词典》汉文版30~34页)。

这段话可能说明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时代还有一些文化证据,比如牲畜印记等,能够证明突厥人和乌古斯人是同一个更古老的部落分化出来的,所以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能断定两者的语言有亲属关系。

从上所述,我们认为,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研究的先驱。

鸣谢:赵明鸣教授和阿尔斯兰·阿不都拉教授在突厥语知识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此我再次表示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1] JONES W. 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 on the Hindus, In W. Lehmann 1967,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cal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M].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786: 7-20.  
[2] SCHLEGEL F. On the language and Wisdom of the Indians, In W. Lehmann 1967,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cal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Zndia [M].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808: 21-28.  
[3] 罗宾斯. 语言学简史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204.  
[4] 陈保亚.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王正良]

Two Contributions Muhammad Kashgaly made to Historic Linguistics

—In Memory of Muhammad Kashgaly’s 1000th Birthday

CHEN Bao-ya

(Chinese Depart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Linguistic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Dictionary of Turkish, far earlier than those historic comparative linguists, Muhammad Kashgaly discussed phonetic homology between dialects and relative languages, debated bilingual phenomena and bilingual interference, and noticed the fact that language contact can result in phonetic homology, thus he did not make homology the unique criteria for homology. His judgment for homology relies on culture and ethnic evidences. He is the pioneer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ontact.  
**Key Words:** Dictionary of Turkish;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contact